

思想史的定义和方法及其他相关问题

——兼谈马丁·路德思想在中国的被接受史

杨莹

(上海大学 文学院 · 上海 宝山 200444)

摘要: 思想史 · 追溯人类思想的历史 · 是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和观念的认识和呈现。汉语“思想史”术语译自英文的“intellectual history”和“history of ideas”，这两个英文术语曾一度被混用共用，尤其是在20世纪，其中原因至少有两个：对“idea”的定义和学术门类的发展历史。英文术语使用混乱无疑是对思想史内涵的界定出现众说纷纭现象的反映。柯林伍德、洛夫乔伊、以赛亚·伯林、昆廷·斯金纳等众多著名思想史家在关于思想史的含义方面有着不同的表述，这体现出了“什么是思想史”的含混性。同时，他们的表述也异中存同，基本上都指向了人类在精神层面上的历史创造和经验，即普遍流传过的、有文字记录的思想。基于各自对思想史的认识和聚焦，史学家们分别从纯粹性历史、哲学性历史、社会性历史等视角，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把握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思想和观念，以期发现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质素。基于此，以马丁·路德及其思想在中国的被接受史研究为实例，进一步说明思想史的内涵、方法及其他相关问题。

关键词: 思想史；术语；内涵；研究方法；路德思想的中国接受史

作者: 杨莹，上海大学文学院世界史在读博士研究生。电子邮件: yinying17853321152@163.com。通讯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南陈路333号。

一、思想史的术语问题

思想史，从属于历史学，是用历史的方法追索和展现人类的各种思想和观念。关于“思想史”这一术语，汉语学界最初采用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即“思想史”对应“intellectual history”和“history of ideas”两个英文术语。在当前的汉语语境中，前者基本上专指“思想史”，而后者则被统一译为“观念史”。

在英语世界中，思想史有两个名字，即“intellectual history”和“history of ideas”，前一术语首次出现在1755年^[1]，后一术语最早可见于1723年的*Historia philosophica de ideis*一书^[2]且现在也是观念史的英文术语。“一般来讲，前者主要是指心智、知识、精神等等内容，‘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词汇（‘Intellectual’）；而后者更多地指‘思想’（‘thought’）这样的观念性的内容。”^[3]在思想史成就卓越的20世纪，两个英文思想史

1 “Intellectual history” · in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ntellectual%20history>, 2023-06-24.

2 后来，“观念史”被维柯的《新科学》(*New Science*)一书借用为“une storia delle uma idee”，成为使用这一名称的正式起点。参见Donald R. Kelley,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1, (1990), 4.

3 李宏图 Li Hongtu, 《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Xifang sixiangshi yanjiu fangfa de yanji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浙江学刊》*Zhejiang xue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1, (杭州 Hangzhou: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Zhejiang sheng shehui kexue yuan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4), 85.

术语被共用混用、彼此“纠缠不清”^[4], 这至少与两方面有关: (1) 学者们是否能有效地定义“idea”是什么, F. Oz-Salzberger 认为这是思想史术语两面性所传达出的思想史学科背后的紧张关系之一, 而且至今仍充斥在英语学者们之间, 但其他语言的思想史术语因一直忠于以“idea”为分析单位, 故未曾受到质疑和挑战。^[5]也就是说, 英文思想史术语因没有统一有效地对“idea”进行定义而造成了20世纪的混乱。例如, 美国当代哲学家阿瑟·奥肯·洛夫乔伊 (Arthur Oncken Lovejoy, 1873-1962) 以“unit-ideas” (单元观念) 进行阐释, 认为它是永恒不变的独立实体;^[6]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1940-), 主张任何单元观念都是一定历史条件或环境下的产物, 绝非永远不会发生变化, 都需置于一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7]一方面他们对“idea”的看法几乎相反, 另一方面却共用“history of ideas”这一术语, 于是在20世纪语境中出现了英文思想史术语词汇一致但内涵却十分不同的共用或混用现象, 即“history of ideas”既是今日所谓的观念史, 又与“intellectual history”混用起来共同指向今日所谓的思想史, 正如现在学术界一般将洛夫乔伊的研究称为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 而把斯金纳的研究划分为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作为20世纪思想史学家的代表, 斯金纳大部分仍沿用了之前洛夫乔伊的术语“history of ideas”, 并且时常交替使用术语“intellectual history”作为其所研究的思想史范畴, 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斯金纳注意到术语“history of ideas”经洛夫乔伊等人的发挥后已被广泛采用、无法回避^[8]; 二是斯金纳关于“intellectual history”的定义非常宽泛^[9]; 三是斯金纳的思想史论述的关键基础之一便是对洛夫乔伊的反思和批评。(2) 与学科门类的发展历史有关。至少从17世纪哲学史出现以来, 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 作为比较古老的历史门类就一直存在。^[10]19世纪末, 文化史学家力求突破以往历史研究中的政治史窠臼, 将“观念” (idea) 引入历史解

4 西方学者莫里斯·曼德尔鲍姆 (Maurice Mandelbaum, 1908-1987) 早在1965年就注意到了“history of ideas”、“intellectual history”和“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三个术语之间的种种运用情况。他不希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前两者有时会出现的等同情况, 而是要把关注点放在出现在两个平行发展的运动上面, 一个是洛夫乔伊发起的观念史研究, 另一个是德国概念史, 这两个运动或许都可被视为促进“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研究向更狭义、更具技术性方面发展的一种尝试。关于此问题的详细解读可见Maurice Mandelbaum, “The History of Idea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 (1965), 33-66.

5 F. Oz-Salzberger, “Intellectu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11, (2001), 7605.

6 相关论述可见: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相关论述可见: Quentin Skinner, “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 *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Conceptual History and Feminist Theory*, vol. 3, (1999), 60-73;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1969), 3-53.

8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1969), 3-53.

9 Stefan Collini, J. G. A. Pocock, Quentin Skinner etc.,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vol. 35, (1985), 50.

10 [英]约翰·罗伯逊 John Robertson, 《1950~2017年英国思想史: 剑桥学派的贡献——从观念史到思想史》1950~2017nian Yingguo sixiangshi: Jianqiao xuepai de gongxia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Thought from 1950 to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李宏图 Li Hongtu, 孟钟捷 Meng Zhongjie 主编: 《全球思想史论丛 (第1辑): 概念的流动》*Quanguo sixiangshi luncong (di yi ji): gainian de liudong*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Series (Part 1): The Flow of Concepts], 关依然 Guan Yiran 译· (北京 Beij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ee(China)], 2019), 14.

释并视观念为公共事件背后的原因，于是观念史的研究正式应运而生。^[11]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涌现了大量的观念史研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洛夫乔伊对观念史的理论建构。之后，随着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学家对洛夫乔伊等人进行的“语境主义”批判，观念史先是被归入政治思想史范畴，后又被看作是整个思想史的组成部分。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史是涵盖了观念史内容的广义思想史，如同剑桥政治思想史家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所说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思想史研究在英国的演进……过程也就是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到‘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转变过程”^[12]。因此，可以说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history of ideas”和“intellectual history”都是思想史，它们在许多学者那里基本上是等同的，但英语学者主要使用的是“history of ideas”。如今，或许是为了与观念史相区别，思想史学界越来越青睐“intellectual history”，当然仍有思想史研究者共用、混用两个术语，这些人依旧受到上文中提到的那种术语两面性紧张感带来的困扰，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分别视“intellectual history”和“history of ideas”为思想史和观念史的固定术语了，认为前者无疑是一种历史研究，即研究思想的历史，将思想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环境或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更具历史性；后者接近哲学史研究，更加突出理论性质，分析和探讨思想或观念本身，从而把握它们的演变和意义。

此外，思想史术语还有法语 *l'histoire des idées*、德语 *Ideengeschichte* 和 *Geistesgeschichte*，以及意大利语 *la storia delle idee* 等等。

综上所述，思想史术语主要在英文中的应用情况较为复杂，尤其是在20世纪里还包括今日所谓观念史方面的实际研究。所以，在今天对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含义、理论方法等问题作历史追溯和回顾时，特别是关于20世纪思想史的论述，应当且必须将有关“history of ideas”的内容(包括洛夫乔伊等观念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也纳入进来，如此才能更加完整地展现思想史的历史脉络，对思想史的相关问题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回答，当然大部分许多文章亦是如此做的，尽管目前对两个术语的指称已比较明确。

二、思想史的内涵及流派

思想史的内涵或含义其实也就是思想史是什么。关于“思想史是什么”这一问题，众说纷纭。有的学者受到哲学的影响，有的学者完全坚守历史立场……这也使得他们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思想史研究流派。

11 Franklin L. Baumer, *Modern European Though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dea, 1600—1950*,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77), 2-3.

12 [英]约翰·罗伯逊 John Robertson, 《1950~2017年英国思想史: 剑桥学派的贡献——从观念史到思想史》1950 zhi 2017 nian Yingguo sixiangshi: Jianqiao xuepai de gongxia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Thought from 1950 to 2017: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 From the History of Ideas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李宏图 Li Hongtu, 孟钟捷 Meng Zhongjie 主编: 《全球思想史论丛(第1辑): 概念的流动》*Quanqiu sixiangshi luncong (di yi ji): gainian de liudong*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Series (Part 1): The Flow of Concepts], 关依然 Guan Yiran 译, (北京 Beij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ee(China)], 2019), 14.

(一) 思想史的内涵

思想史研究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思想史的内涵进行了阐述，现择主要代表人物作一概述。

受到英国分析哲学影响的柯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就其对克罗齐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思想史”。基于此，他主张思想史 (并且一切历史) “都是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是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在心灵中实现重演，并在重演过程中进行批判，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13] 被称为“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的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提出“知识考古学”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l'archéologie du savoir)^[14] 的理论，以反对传统的思想史学径路。在他看来，思想史很难被界定且融贯了现有学科，研究的应当是不完整、不严格、未能达到科学程度的知识的历史，从文学、艺术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影子哲学” (philosophies d'ombre, shady philosophy) 的历史，以及从未得到严格或个体的凝练的主题的历史、各种次文学、报纸、杂志等包含隐伏思想的历史^[15]。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Sir Isaiah Berlin, 1909-1997) 直接指出思想史这个概念不清楚、不自明，仅仅将政治观念、数学观念等方面的历史进行简单排列得不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史，只有定义不清但内容却十分丰富的“普遍观念” (“general ideas”) 及其发展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即无法准确定义、无法检验真实性的各种观点、态度、思维与情感等，它们处于中间地带，通常可以被大致地概括为“知识背景” (“intellectual background”)、“舆论氛围” (“climate of opinion”)、“社会习俗” (“social mores”) 以及“普遍看法” (“general outlook”) 的东西。^[16] History Today 期刊曾于2016年刊发了一篇题为“*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的文章^[17]，其中共有七位思想史学家探讨了思想史，但本文主要列举两位学者关于思想史的认识。昆廷·斯金纳对思想史的定义非常宽泛，包括“研究过去那些主要的宗教和哲学体系；研究普通人有关神圣与凡俗、过去与未来、形而上学与科学的信念；考察我们的祖先对长与幼、战争与和平、爱与恨、白菜与国王的的态度；解释他们在饮食、穿着、膜拜对象等方面的倾向；分析他们在健康与疾病、善恶、道德与政治、生殖、性以及死亡等方面的想法”^[18]。迈克尔·亨特 (Michael Hunter) 选择从“什么是思想史”这一主题的内部着手再向外延展，认为“至少从惯常的研究来看，思想史的核心在于研究以往时代的高级观念、那

13 [英]柯林伍德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Lishi de guannian (zengbu ban)* [The Idea of History: With Lectures 1926-1928], 何兆武 He Zhaowu, 张文杰 Zhang Wenjie, 陈新Chen Xin 译,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215-216.

14 “知识考古学”既是福柯的专著题名，又是福柯提出的理论术语。“知识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史的方法，但表现为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对传统思想史的反叛和革新，对“话语”——各种知识领域的话语的描述、建构和分析，认为思想、观念、信仰等都是通过“权利”的“话语”来建构的，研究者的任务便是走出它们制造的牢笼，进入它们随各种背景、平台而变化的过程，最终得以把握思想的历史流变脉络。

15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179-183.

16 Isaiah Berlin, *The Power of Ideas*, Herry Hardy e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81-83.

17 Stefan Collini, J. G. A. Pocock, Quentin Skinner etc.,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vol. 35, (1985), 46-54.

18 同上书，第13页。

些参与当时学术文化的知识人的主张，以及16、17世纪那些经常以当时的国际学术语言拉丁语写作的著作家”，也“开始注意一个时代的哲学及其他理论观念和学识”，同时提出不论怎么看，术语“intellectual history”都比“history of ideas”更加可取，由此题材才能更加广泛，可以将深奥的观念都纳入其中，而且不会引起误会和反感。^[19]“剑桥思想史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邓恩(John Dunn)解释自己使用“history of ideas”概念不过是为了表述方便，实际上它应当如同在日常言说中一样尽其所能表达出一种广泛的内涵，而不仅仅是洛夫乔伊及其追随者们赋予它的那种相当个别的含义，其主题在原则上应当包含历史上所有的思想，而科学、史学、政治理论等特定智识学科是这个概念范畴下的特殊实例。^[20]当代思想史家唐纳德·R. 凯利(Donald R. Kelley)认为思想史是一种实践、一种理论或一组理论，与文化史的联系更多^[21]，是对包含着人类思考过程的文本、文化遗产的历史调查^[22]，并在《观念的源流》(*The Descent of Ideas*)一书中回顾了以往学者对思想史的认识后，主张思想史与文化史的关系更加密切，将思想史阐发为可借助语言、诠释、研究者团体的演变和承袭来抵达其关键之处的思想传统(intellectual tradition)^[23]。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的《观念史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从哲学逻辑入手，通过对人类推理论证过程的系统调查，为人类思想的历史研究建立一个哲学性的合理根据，认为思想史就是公开的历史角度研究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家庭生活模式、政治辩论、宗教仪式、技术发明、科学信仰、文学和艺术——及其所传达出的意义^[24]。

中国学界对思想史的讨论始于梁启超，他于1926年提出了“学术思想史”的说法，把学术史与思想史合论，并将其视为文化专史中的一部分，与语言史、神话史、宗教史等同，下分四个部分：道术史(即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25]之后，侯外庐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并指出该书内容涉及广泛且复杂，综合研究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26]但是，侯外庐基本上以中国的精英思想为主线进行了叙述，这反映出了他对思想史内涵的一个基本看法。如今，“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领域普遍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是热门”^[27]。中国学者在理论

19 同上书·第20-21页。

20 John Dunn, “The Ident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Ideas,” *Philosophy*, vol. 43, (1968), 100.

21 [美]唐纳德·R. 凯利 Donald R. Kelley, 《思想史：从观念到意义》Sixiangshi: cong guannian dao yiyi [Intellectual History: From Ideas to Meanings], [加]南希·帕特纳 Nancy Partner, [英]萨拉·福特 Sarah Fooo 主编: 《史学理论手册》*Shixue lilun shouce* [The SAG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余伟 Yu Wei, 何立民 He Limin 译·(上海 Shanghai: 格致出版社 Gezhi chubanshe [Truth & Wisdom Press],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112.

22 Donald R. Kelley,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51, (1990), 4.

23 Donald R. Kelley, *The Descent of Ideas: The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1-8.

24 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England/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

25 梁启超 Liang Qichao, 《中国历史研究法》*Zhongguo lishi yanjiufu*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汤志钧 Tang Zhijun 导读·(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8), 279-288.

26 侯外庐 Hou Wailu, 《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 *Zhongguo sixiang tongshi(di yi juan)*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Ideas (Volume 1)],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14.

27 葛兆光 Ge Zhaoguang,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Shenme caishi “zhongguode” sixiangshi?* [What i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文史哲》*Wen shi z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3, (济南 Jinan: 山东人民

建构和具体研究两方面一直努力开展“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这其实和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目的同步。葛兆光从历史的角度描述思想史，倡导一般的思想史：“关于思想史，可能有种种定义和解说，但作为一种“历史”，它必然需要呈现不同文化、民族和国家的生活环境，以及这些“环境”为何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想这些而不是想那些，为何是这样想而不是那样想”^[28]。金观涛提出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的观点，即思想史若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只能以观念史作为自己的基础：思想必须考察万花筒的斑斓景象如何出现，而景象是由观念碎片醉成的，即使意识形态解体后整体意义消失，但组成景象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即观念碎片）仍会存在，继续在人类生活起到重要作用；历史是沉淀在关键词当中的，是观念的产物，而观念就是“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观念史最终要实现社会化，与社会行动相联系，从而能够给予人一个理解历史的较为稳定的系统；反对使用小传统研究思想史，应当选择那些跟大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史料。^[29]王汎森另辟蹊径，关注到思想与生活交织性，提出“如果了解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实际的样态，则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与‘生活的思想性’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种方式’……此处所谓的‘生活’，包括的范围比较宽，其中当然也包括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在讨论思想史时应该留意它有一个纵深，需要了解并处理思想在社会中周流的实况，免得误将某种‘思想的存在’自然而然地当作‘历史的现实’”^[30]。

综上，关于何为思想史这一议题，中西方的学者们各执一词，甚至有些描述走向了两个极端，非常矛盾：有的学者对思想史的定义极其广泛，包含了人类几乎所有思想和观念，如斯蒂芬·柯林尼、昆廷·斯金纳、约翰·邓恩等；有的学者却极力反对那些没有经典文本支撑的“小传统”以及那些流传于底层民众之间的思想和观念，主张将关注点集中在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大传统上，这明显体现在中国学者金观涛的研究之中；有的学者推崇经典之外的小著作家及其文本和思想，普通民众的观念，或者是那些不严格、未能达到科学程度的知识，认为如此才能真正地把握人类所思所想，如葛兆光、福柯。对此，本文认为不应该把“精英”（或称“大传统”）与民众（或称“小传统”）视为两个对立面，因为民众的观念有时也会影响着精英学者，从而使得后者在文本中将这种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民众情感、观念和思想的表达出来，换言之，精英思想家们的著作中既有一种超时空性质的因素，也包含有对当时具体时代环境中民众的普遍思想的反映。对于此问

出版社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44.

28 葛兆光 Ge Zhaoguang,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Shenme caishi “zhongguode” sixiangshi? [What is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文史哲》 Wen shi zh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3, (济南 Jinan: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renmin chubanshe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45.

29 金观涛 Jin Guantao, 《导论: 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Daolun: weishenme cong sixiangshi zhuanxiang guannianshi? [Introduction: Why Shift from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Ideas?], 金观涛 Jin Guantao, 刘青峰 Liu Qingfeng: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 Guannianshi yanjiu: Zhongguo xiandai zhongyao zhengzhi shuyi de xingcheng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The Formation of Important Political Terms in Modern China], (北京 Beijing: 法律出版社 Falü chubanshe [Law Press], 2010), 1-7.

30 王汎森 Wang Fansen,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序) Sixiang shi shenghuo de yizhong fangshi: Zhongguo jindai sixiangshi de zaisikao (xu) [Thinking as a Way of Life: Contemplating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The Preface)],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

题，王汎森进行了另一种解读：思想史存在不同的层次，虽然各层次之间的界限有时模糊不清，但分层仍然是必要的，由此才能让人避免产生一种误解，即那种理所应当地将思想史阐述过的视为早已流转进一般人民脑海中的思想，这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对抽象的思想概念的分析与一般社会思想所表现的现实之中往往会存在断裂，所以说不仅要关注作为山峰的大思想家，还要注意河谷到山峰间的状貌，也就是思想在社会现实中的流转。此外，思想也不总是按照“上”影响“下”的发展次序，实际上“影响”来自四面八方，而且还要了解决定不同层次关系的时代背景、社会经济条件等重大变动，从“生活”的广阔天地中讨论思想。^[31]其实，过分推崇精英分子或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都是有失偏颇的，无视大思想家便无法把握思想史在整体上的真正面貌，忽略普通民众便造成思想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割裂。

另外，还有这样的一组对立观点：一是提出思想史的核心就是人类过往经验中的一种永恒不变的精神性东西，洛夫乔伊称这种东西为“单元观念”；另一种观点坚持思想或观念会随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变化的主张，主要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其实，在实际的思想史研究之中，洛夫乔伊和斯金纳的这种内外之别并非决然分隔，而应当有意识地将两者进行结合，既探究所定历史阶段中不曾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某一特定概念或观念，也发现其在具体时代语境中所呈现出的模样及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如此才是由“思想+历史”构成的思想史。

最后，可以发现学者们对思想史内涵的看法差别甚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的视角不同，主要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文化等方面。针对此繁多的回答，本文认为思想史从属于历史学，是一种属于描绘人类以往非物质性经验和活动的历史，关注人类历史中在精神层面的发明和创造，即思想史研究的乃是普遍传播过的、存在文字记录的思想观念，具体内容为把握这些思想观念的演变脉络，剖析它们与社会行动、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它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不同形态、如何流传和为何流传，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二) 思想史的研究流派

中外思想史家们对思想史各种问题进行了非常丰富的的讨论和研究。根据思想史家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的不同看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许多派别，主要有：

“**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20世纪60年代后，以约翰·波考克、昆廷·斯金纳和约翰·邓恩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兴起给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剑桥学派不满以往思想史研究中只局限于对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进行抽象解释的方法，这种研究被昆廷·斯金纳总结为四种不切实际、凭空捏造、随意攀附的“神话”；要求发掘思想的知识和社会语境，重新更新对伟大的经典文本的认知，致力于书写不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史。

31 关于“思想史的层次”的论述可详见王汎森 Wang Fansen,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Sixiang shi shenghuo de yizhong fangshi: Zhongguo jindai sixiangshi de zaisikao* [Thinking as a Way of Life: Contemplating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学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2.

认为那些不太重要的思想家反而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主要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家虽然原创性不高但阐发了一个时代最为普遍的思想。他们还受语言学和诠释学的影响，着重强调语言、语汇、修辞、范式等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主张这些文本的组成单位能够展现真实的思想、反映和回复时代的诉求，对西方乃至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不过，随着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剑桥学派”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实施语境主义方法时必须要求掌握核心的史料，否则研究难以进行；很难解释因量变引起的重大政治突变等。^[32]

“斯特劳斯学派”：“施特劳斯学派”一词应当主要用来指称列奥·施特劳斯本人 (Leo Strauss, 1899-1973) 及其学生和追随者，并非以往将其当做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一个对政治哲学史和和美国宪法史特别有兴趣的变种。“施特劳斯学派”走上了与“剑桥学派”相反的方向，前者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推动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在施特劳斯主义学者看来，前现代的哲学比现代的哲学要好，这是对“进步”的历史观念的一个颠倒。哲学和社会的冲突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哲人进行的隐秘教导——通过“字里行间”的书写方式将哲学秘密地流传下去，而哲人们也的确这么做了。施特劳斯相信他独自发现了真理，在从柏拉图到霍布斯和洛克的“伟大传统”中发现了隐藏的信息：上帝不存在，道德的基础是不正义的，社会的基础是不自然的。^[33]因此，此派学者专注于前人的文本，主张文本已包含了思想家所有的思想成分，无需在意文本之外的社会环境，思想史家的唯一任务便是全面且深入地挖掘思想家在文本中隐藏起来的真正想法，而这隐藏起来的思想也并非谁都能解读，只有少数人才能领略到。此外，在读前人作品的时候，会专门区分thought和doctrine之间的区别：thought指作者真正的思想，而doctrine则是一套便于向人们传授的学说。^[34]

观念史研究：代表人物为洛夫乔伊。洛夫乔伊在1922年创立的观念史学社与1936年出版的《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代表着其学派思想史研究的广泛影响力。其学派思想史研究理路可以简述为：通过分析具有永恒不变特质的单元观念在不同思想家、思想体系中的表现，即单元观念在不同历史时代中与其他观念经重组后所展现出的不同形态，梳理思想家理论著作之间援引、继承和扬弃的文本证据，由此呈现观念的历史演变脉络。^[35]

32 “第四十四讲：左敏博士‘英国剑桥学派与思想史研究’” Di sishisi jiang: Zuo Min boshi “Yingguo jianqiao xuepai yu sixiangshi yanjiu” [Dr. Zuo Min’s “Research on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Thought”], <http://www.cbs.shisu.edu.cn/1b/d7/c3029a72663/page.htm?fknohdjmgdbaimop>, 2023-08-05；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1969), 3-53；姜静 Jiang Jing, 《“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Jianqiao xuepai” zhengzhi sixiangshi yanjiu de xingqi yu fazha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the “Cambridge School”], 《光明日报》Guangming ribao [Guangming Daily] (2023-5-22), 第14版。

33 《为什么施特劳斯和施派 (Leo Strauss and the Straussians) 在中国这么火?》 Weishenme Shitelaosi he shipai zai Zhongguo name huo? [Why Is Leo Strauss and the Strauss So Popular in China], https://www.zhihu.com/tardis/bd/ans/722347228?source_id=1001, 2023-08-05.

34 《线索提要 Nature Right And History By Leo Strauss (兼论施派与苏格拉底)》 Xiansuo tiyao Nature Right And History By Leo Strauss (jianlun shipai yu Sugeladi) [A Summary of Clues of Nature Right And History (Also on Shipai and Socrates)], https://www.douban.com/note/763057366/?_i=1650318QMaPx_7, 2023-08-05.

35 参见张旭鹏 Zhang Xupeng, 《观念史的过去与未来：价值与批判》 Guannianshi de guoqu yu weilai: jiazhi yu pandua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Wuhu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中国哲学思想史派:“这一学派的地位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而奠定。“从胡适到冯友兰、钱穆、张岱年以及海外“新儒家”都是此学派的关键参与者。他们更侧重于对人类灵魂的关注·要人们走出世俗生活的樊篱·以研究中国人的宇宙人生观念的发展为己任·成为了中国的哲学史派。“究其论旨·以‘接着讲’(冯友兰语),或‘推扩’(钱穆语)中华传统精神为务。除开极‘左’思潮时期的不良影响(这对各派都有影响),本学派在用各种科学方法来解释各家、各历史时期道术学说的内容·借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方面·有突出的学术成就。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亦多循这条研究之路。”^[36]

中国社会史学派:“从蔡尚思论中国思想史是中国社会科学史·侯外庐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一体化·认定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直至张岂之提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此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派。“^[37]该学派——李振宏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主要以侯外庐为主要代表·以精英思想家为轴·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方法关照思想史·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对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等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关注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唯物与唯心、社会与阶级、进步与反动是这一学派的基本话语元素”^[38]。

一般态思想史:葛兆光出于对以往中国思想史的精英式研究进路的批评和翻翻·提出了关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他曾断言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是“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39]。“根据这样的学术理念·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就要作出创造性地改变·就要走出从子书到子书、从思想到思想或从社会到思想的研究套路围和资料范围”^[40],如早期中国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宫室陵墓建制·还有敦煌文书的经变、各种类书、私塾教材等。

kexueba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No. 2, (武汉 Wuhan: 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 2018), 65-72.

36 蒋广学 Jiang Guangxue, 《“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讨论之评议》“Zhongguo sixiangshi” yanjiu duixiang taolun zhi pingyi [Comments on Discussion of Study Object of “Chinese History of Ideology”], 《江海学刊》 *Jianghai xuekan*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No. 2, (南京 Nanjing: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Jiangsu sheng shehui kexue yuan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141-143.

37 同上·第141页。

38 李振宏 Li Zhenhong, 《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 *Zhongguo sixiangshi yanjiu zhong de xuepai, huayu yu huayu* [The Schools, Discourse and Domai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学术月刊》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No. 11, (上海 Shanghai: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Shanghai shi shehui kexue lianhehui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2010), 120.

39 葛兆光 Ge Zhaoguang, 《中国思想史·导论》 *Zhongguo sixiangshi (daolun): qishiji qian zhongguo de zhishi, sixiang yu xinyang shijie*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World of 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in China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上海 Shanghai: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Fudan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3;

40 李振宏 Li Zhenhong, 《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 *Zhongguo sixiangshi yanjiu zhong de xuepai, huayu yu huayu* [The Schools, Discourse and Domai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学术月刊》 *Xueshu yuekan* [Academic Monthly], No. 11, (上海 Shanghai: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Shanghai shi shehui kexue lianhehui [Shanghai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s], 2010), 122.

许多中外思想史家们对思想及思想史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差别，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史流派，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关照人类的思想史，使其呈现出纷繁的局面。

三、思想史研究方法

学者们对思想史的认识不同决定了他们的研究理路也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形成了在思想史研究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两大派别——“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思想史家们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等运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创造性地借用其他历史学分支或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一个著名作家、一个思想派别或体系、一个区域或国家、一个或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历史，甚至将古老的、被遗忘的、普遍流传到不被人注意到的及其他种种的人类精神经验和活动呈现在当下，以期对人类的历史作完整的和现代性的诠释，以下为使用和讨论较多的四种(细分为六种)方法：

“单元观念”法。“单元观念”不仅是洛夫乔伊阐发的理论，而且其也是总结出的研究方法，这集中体现在《存在巨链：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之中。在洛夫乔伊看来，单元观念是哲学学说或哲学体系的最小成分，能在长久的人类历史中保持稳定，总是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并不依赖于人类的具体活动或一般的社会语境。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可以在某个具体时期或是哲学家那里重新排列组合后成为显露的复合观念，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各种主义流派以及持这些学说的人，但它依旧以最初的形态存在，自然地被每个时代的西方人继承并延续下去，成为影响甚至决定思想演进的“伟大之链”。然而，洛夫乔伊也承认单元观念很难辨认和界定，但研究者的任务不在此，而是在清理单元观念的这种模糊性的时候，列举它们间的细微差别，考察单元观念在具体时空下的混乱的组合方式形态，于是便可串联起和展现每个时代的思想，突破之前沿着思想哲学体系书写和专注经典文本的陈旧方法，从而暴露出一个问题的本质，更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思想史和哲学史。因此，在研究思想史时，可以将关注点置于这些稳定不变动、最小不可再分的单元观念上，讨论它从古至今的发展和演变，还有以何种方式存在于各个时期或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洛夫乔伊同时在此书中直接使用这一方法研究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观念“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洛夫乔伊将它归入特定的命题和原理类型之中)，即世界万物从高到低的自然界排列次序，最高位的是上帝，最低位是一些物质。他考察了“存在之链”从柏拉图开始到18世纪的发展脉络。^[41]

“历史语境”法。这个方法被看作是“剑桥思想史学派”的最突出特点，主要和昆廷·斯金纳和J. G. A. 波考克有关系，尤以前者为中心。斯金纳提出的语境研究方法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进行的，注重思想在历史中的状态，受到语言哲学家奥斯汀言语具有行动性理论的影响，认为研究材料就是那些产生于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言论，也就是文本，但并非对整个文本进行研究，而是分析文本中的语词，因为语词包含着行动指令，通过与外在普遍的社会语境相联系，剖析和还原作者的意图，解释文本作者的行动(政治

41 详见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行动), 实现将关注点从只对文本的阐释转移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上, 以及追寻最真实的 (政治) 思想史的目的, 否则便会产生时代误置 (anachronism), 永远无法得到关于文本作者思想的正确认识。具体来看, “历史语境” (historical context) 法至少包含三个层次: 首先, 研究材料是诞生于随社会语境变化而变化的文本, 所以文本里不可能存在永恒问题、永恒智慧, 而且只关心作者自己思索的问题, 与我们无关; 其次, 聚焦点作者在文本中使用的语词, 因为它包含着行为意图; 最后, 语境是认识和解读文本的关键所在, 所以要联系文本与其所在的历史语境及作家的生平事迹, 还原作者的思想行动意图, 揭示思想和观念在语境中的演变。^[42]波考克同样十分重视话语, 以及它与语境之间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 “倾向于使用‘话语’ (discourse) 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言’ (speech)、‘文’ (literature) 或一般意义上的公开言论, 它涉及到某种理论要素, 在各种语境中发挥作用并和语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方法的长处在于它能够使我将思想活动的历史写成不同条件下人们所实施的行动的历史; 这种行动不仅影响到其他人, 而且影响到这些行动所实施的条件 (即便只是引起了关于这些条件的讨论或争论)。”^[43]

“文本隐微解释”法。此方法专注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领悟, 走向了与“历史语境”法相反的方向, 由“施特劳斯派”所开创。列奥·施特劳斯从哲学视角出发, 认为正确的政治哲学思想观念已经蕴藏在古典著作家笔下的经典文本里了, 因为文本是自给自足的、连续的, 完全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帮助和补充, 而后人能做的就是对这些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也就是领悟到了那些关于人类命运的真理。但是, 这些正确的基本观念被古典作家通过“隐微式”的矛盾写作隐藏起来了, 如此哲学家可以保护自己, 同时也使得很难被其他人发现,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体会到, 大多数人能够读懂的内容是作者以“显白式”的方式写成后有益于大众的。所以, 基于这种观点, 斯特劳斯一头扎进经典文本的海洋中, 开始了无穷无尽的阅读和思考, 关注文本中的经典问题, 努力寻找出文本中的永恒答案和观念。^[44]

“社会史”方法。“社会史”方法指的是运用社会史学的某些方法开展思想史的研究, 给思想史领域带来冲击和转向, 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韦伯通过“理念型” (Idea Type) 寻求“理解”的方法, 这被金观涛总结和阐发为“走进去、走出来”和“理念型”。韦伯把严格目

42 [英]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Jindai zhengzhi sixiang de jichu*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奚瑞森 Xi Ruisen, 亚方 Ya Fang 译,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1969), 3-53; Stefan Collini, J. G. A. Pocock, Quentin Skinner etc.,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vol. 35, (1985), 50-52.

43 [英]斯蒂芬·柯林尼 Stefan Collini, [英]J. G. A. 波考克 J. G. A. Pocock, [英]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等, 《什么是思想史?》 *Shenme shi sixiangsh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丁耘 Ding Yun 主编: 《什么是思想史》 *Shenme shi sixiangsh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任军锋 Ren Junfe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17.

44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约瑟夫·克罗波西 Joseph Cropsey, 《政治哲学史》 *Zhengzhi zhhexueshi*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李天然 Li Tianran 等译, (石家庄 Shijiazhuang: 河北人民出版社 Hebei renmin chubanshe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3);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什么是政治哲学》 *Shenme shi zhengzhi zhhexue*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李世祥 Li Shixiang 译, (北京 Beijing: 华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1)。

的理性行为构建为一种“理念型”，因此便可依照因果关系将那些受情感支配的非理性行为视为对它的偏离，从而可以帮助社会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无歧义地理解这些非理性行为，反映了韦伯对情感等非理性及其影响下的行为之间因果性的追寻。这样每个社会行动都可以看作是各种因果性环节的混合。因此，借助表现为清晰的因果性的“理念形态”之工具，可以走向“理解”他人的道路，而理解也就是要求思想史家走进研究对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世界，体验他们的心态、情感和经验，发现和诠释他们的思想脉络。^[45]其次是在从法国心态史开始，之后被推进到新社会文化史的两研究种方法：一，

“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46]；

二、借鉴人类学方法而产生的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

“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47]。

其实，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和派别几乎都有自己的一套研究思路，本文仅是列举了四种（具体可区分为六种）广泛使用的方法，其他的还有德国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方法：概念史不是一个学科，而是思想史领域的一种研究路径，每个时代都会存在一些集中反映当时历史特征的重要概念，即历史沉淀于概念之中，史学家可以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探讨，“既审视语言符号的形式又探究他们的语义和作用”，关注它们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具体应用，从而借助概念认识特定时期的历史^[48]；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传统的对思想家和思想体系的研究……

就以上的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而言，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弊端：“单元观念”法忽视了单元观念与外部的历史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历史语境主义”方法

45 [德]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Shehuixue de jiben gainian* [Soziologische Grundbegriffe], 胡景北 Hu Jingbei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浅谈韦伯的“理解”和“理念型”》 Qiantan Weibo de “lijie” he “linianxing” [On Weber's “Understanding” and “Idea Type”],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638553/>, 2023-07-16.

46 李宏图 Li Hongtu, 《西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演进》 Xifang sixiangshi yanjiu fangfa de yanji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浙江学刊》 *Zhejiang xuekan*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1, (杭州 Hangzhou: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Zhejiang sheng shehui kexue yuan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4), 91.

47 同上书，第92页。

48 方维规 Fang Weigui, 《什么是概念史》 *Shenme shi gainianshi* [What is Conceptual History], (北京 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henghuo dushu xinshi sanlian shudia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0), 18-22.

则走向了将外部环境视为一切的极端，而“文本隐微解释”方法极易将人淹没在文本之中且会造成“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社会史”方法似乎又存在将思想史“溶解”的危险……同时，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些研究方法能够被大致地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两个方向，正如凯利指出思想史存在两个研究进路并加以讨论：一是内在的(ternalist或“intellectualist”)，它采取内在动态和逻辑的形式追踪思想，关注思想和观念本身，以理解经典文本为内容；二是外在的(externalist或“contextualist”)，它将思想置于特定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关注思想的社会语境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49]因此，或许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可以采取内外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探讨特定的单元观念、概念、思想在不同时代中的重组及其演变，而且剖析外部语境对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思想观念与历史事件等之间的交互关系。

四、实例：从思想史看马丁·路德在中国的被接受史

马丁·路德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曾阐述过“自由”、“意志”、“天职”、“平等”、“世俗权力”、“因信称义”、“人人皆僧侣”、“两个国度”、“契约”、“婚姻”、“恩典”、“爱”等诸多重要思想和观念，涉及到西方宗教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此外，这些思想不仅在西方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从清末民初开始流传到中国，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部分。基于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马丁·路德在中国的接受是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本节第一部分在列举和分析诸多著名学者关于思想史内涵的界定之后，总结并提出了对思想史内涵的认识，即认为思想史属于一种描绘人类以往非物质性经验和活动的历史，关注人类历史中精神层面的发明和创造，也就是那些记载在文本中、普遍传播过的概念、观念和思想，把握它们的演变脉络，剖析它们与社会行动、历史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它们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不同形态、如何流传和为何流传，以及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诞生于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马丁·路德思想在清末民初时跨越国家和文化的阻隔传播至中国，影响了包括梁启超、康有为、徐继畲等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其中，康有为、宋恕等维新派持完全积极的态度，叶德辉、章炳麟等顽固派和革命派对此进行了消极评价。康有为曾在《德意志等国游记》中阐述了自己对路德婚姻思想的想法，认为路德的婚姻主张符合人对情感的追求。但是，总体而言，路德思想在这时基本上是被遗漏的，即使有些学者提及路德的思想，大部分也都是基于社会背景和政治立场进行的照搬或挪用，以此来张扬自己的政治意图和改革目的。自此，路德及其思想融入了中国历史的洪流之中，越来越多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历史类书籍将路德及其思想进行了归纳和说明，如沈惟新的《万国演义》、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此外，还有许多教内人士对路德思想展开了讨论和重新诠释，比如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以及其后的三自教会里的牧者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路德及其思想毫无疑问的被置于阶级斗争之中，与其他西方思想一起遭到严厉的批评和

49 Donald R. Kelley,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2, (2005), 155-167.

遗弃。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开始复苏，逐渐地将路德及其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开始了从更为客观的学术角度看待路德思想，现已有诸多学者对路德进行学术讨论，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张仕颖的《马丁·路德称义哲学思想》，林纯洁的《马丁·路德天职观研究》、《马丁·路德年谱》，黄保罗的“马丁·路德与第三次启蒙”主张及一系列学术文章著作，以及肖安平的《马丁·路德论爱及其对中国教会的启示》等等。与此同时，信义宗教会及其他非信义宗派也加紧脚步，从神学视角阐述路德的各种思想——天职观、两个国度、婚姻观、因信称义等。因此，对路德及其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史这一议题的探讨可以使用“历史语境”和观念史的方法。具体而言，首先要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分析路德的重要思想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各种类型文本中的不同形态，勾勒出路德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动线和脉络，包括为何及如何跨越国家、文化等界限流传至中国，不同的人 and 团体对路德思想的诠释与应用（呈现出什么模样），以及与中国的重要社会事件之间的历史互动等方面，并对照西方重要的基督教宗派及神学家、学术研究流派等有关路德思想的解读，最后回归到现代语境中对此做出价值判断和历史评价，由此希望以路德思想为一条明线串联起路德的思想在异质中国语境中的接受情况以及中西思想的历史演变脉络，呈现出一种“跨文化”的思想史。

五、结语

思想史是思想的历史、一种关于人类精神性创造和文明的历史，而且被一些史学家视为人类唯一真正的历史。思想史有着诸多语言的术语，而在英语学界中的使用情况最为复杂，曾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指向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和今日所谓的观念史 (history of ideas)，这主要和“idea”的定义不清及学术发展史有关系。目前学术界很大程度上已将思想史和观念史相分离，但也必须不承认一个事实，即观念史在历史中曾一度被纳入思想史领域之中，成为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追溯思想史的发展及其相关问题时，不能忽略观念史的研究状况、历史贡献，以及对以往思想家及思想体系式的思想史编撰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英语术语的混用情况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学者们对思想史内涵的界定繁复。中西方思想史家们依据自己的侧重点而提出了各种思想史，如洛夫乔伊关注最基本的观念成分“单元观念”；波考克聚焦于政治话语和语境的关系，提出思想史和观念史都是一种最终期望获得历史哲学的元历史，不存在区别；约翰·邓恩指出思想史应当包含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思想，包括所有特定的智识学科；列奥·斯特劳斯专注于古典哲学文本通过隐微写作方式传达出来的永恒智慧；葛兆光认为思想史是人类思索问题的历史……学者们关于思想史内涵的表述虽然莫衷一是，但依旧存在共性，即追索人类精神性活动和经验的历史，梳理和诠释人类思想和观念，展现思想观念的演变脉络，从而以不同的角度关照现实。同时，需要对思想史的主题加以限制，思想史必须以具体的现象为中心，特别是以互有意义关系事件和人物为中心。^[50]对思想史认识

50 Wolfgang von Löhneysen, “Geistesgeschichte und was damit zusammenhängt,”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vol. 47, (1995), 83.

存在差别也意味着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流派，如“剑桥学派”、“斯特劳斯学派”、“观念史学派”、“哲学史流派”、“一般思想史研究”等，而且会导致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从事相关研究，其中主要有“单元观念”之观念史的方法，“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法，“施特劳斯派”对经典文本的“隐微解释法”，引用自社会史学的“理念型”、符号学和人类学方法，以及德国概念史的“概念阐释”法等等。史家们从纯粹历史学或历史哲学的角度，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了人类自古至今的各种思想，向人们呈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历史。

当前，思想史领域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方向，如“全球思想史、知性实践的文化史，以及借重数位人文学工具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开始寻求中、西思想史研究的互动和对话。^[51]例如，有些学者已开始从概念史或语境出发，具体探讨和分析思想史与文学研究及文学文本之间的联系，指出每个文学文本中都有语境的痕迹，每种语境也都是文本的一部分；思想史与文学之间的相互阐释是文学研究的一项持续性工作。^[52]那么，在这些新方向之下，思想史家们也有了一项紧迫的任务：必须提醒广大公众注意到概念和思想（如移民、财富、教育、宽容）如今是如何被那些负责共同利益的人以一种不可理解和扭曲历史的方式所使用的，这可能会从重新思考对21世纪人们而言有效的知识条件开始。^[53]

那么，思想史的意义在哪？或许如汪丁丁所说：“思想史相当于一幢装满‘心智地图’的大厦，在哪里，又遗存在传统里的各种思考。只要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聪明最智慧的人，我们就要认真浏览这些心智地图。”^[54]又或许如库里克里所认为的那样：思想史是发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还有涉及人类动机的“真正”要素方面没有传达出来的东西，它并不会提升物质、道德的生活，也不会对社会科学有什么贡献，不过它也根本不想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要“对一般意义上人类所面临的恒久问题的历史研究”有一定裨益，“在艰难的岁月，它给予我们以希望，在骄狂的时代，它使我们保持一定的谦卑，这些德行并非无足轻重”。^[55]

51 参见傅扬 Fu Yang, 《思想史与近代史研究: 英语世界的若干新趋势》 Sixiangshi yu jindaishi yanjiu: yingyu shijie de ruogan xinqushi [Studies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Late Modern Period: Some New Trend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jik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99, (台北 Taipei: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2018), 79-100.

52 Carsten Dutt,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Die hermeneutischen Potenziale der Begriffshistorie,”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vol. 97, (2023), 53-63; Andreas Mahler, “Relevanzen des Imaginären Das Programm der ›Geistesgeschichte‹ und das Problem des Kontexts,” *Dtsch Vierteljahrsschr Literaturwiss Geistesgesch* vol. 97, (2023), 387-406.

53 Cesare Cuttica, “Intellectu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2nd edition), vol. 12, (2015), 260.

54 汪丁丁 Wang Dingding, 《思想史基本问题》 Sixiangshi de jiben wenti [The Basic Issu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北京 Beijing: 东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2019), 4.

55 [英]斯蒂芬·柯林尼 Stefan Collini, [英]J. G. A. 波考克 J. G. A. Pocock, [英]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等·《什么是思想史?》 Shenme shi sixiangsh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丁耘 Ding Yun 主编:《什么是思想史》 Shenme shi sixiangshi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任军锋 Ren Junfeng 译·(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0.

English Title:

The Definition, Methods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lso on the History of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in China

YANG Ying

Translat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yingy17853321152@163.com. Nanchen road 333, 200444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P. R. China.

Abstract: Intellectual histor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is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esentation of various thoughts and concepts that have appeared in human history. The Chinese term 思想史 is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terms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ideas”, which were once used interchangeably, especially in the 20th century, since at least two reasons: the definition of “ide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The use of English terms in confusion is undoubtedly a reflec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By enumerating the explana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ollingwood, Lovejoy, Isaiah Berlin, Skinner and many other famous, not only to show the ambiguity of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but also to seek uniformities among the different definitions. It is that intellectual history points to the spiritual creation and experi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can guide people to discover and reach the most real place of histor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understanding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ians use various research methods to pursue the thoughts and concepts in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ure history, philosophic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etc., in order to find something valuable and meaningful.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basic problem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method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by tak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artin Luther and his thought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Keywords: intellectual history; terms; connotation; research methods; the history of Martin Luther's thoughts in China